

第二版

國朝名人書札

卷一下

立 憲 國 民 所 必 讀

政治學 及比較 憲法論	高田早苗原著 定價二元五角 是書論政治學之原理及英美德法憲法得失之比較末附各國憲法正文
萬國憲法比較	戴翼暈譯 定價三角五分 是書於各國政體之得失憲法之異同讀之可知各國憲法之體裁及憲法之沿革
憲政論	林 榮 譯 定價四角五分 此書言立憲精神在以民庶之心志為施政之大本并詳述議會源流選舉方法
憲法研究書	富岡康郎原著 定價一元 此編羅舉各家學說足為治憲法學者之先導譯筆亦詞理暢達可稱善本
憲政初綱	東方雜誌社編 定價二角五分 此編專輯有關吾國之立憲事實網羅宏富記載詳明可作本國之立憲史讀
日本 立憲 過去 事實	林志鈞譯 定價二角五分 是編述日本開國會以前預備之歷史專取其可為效法可為鑒戒者輯譯成書
立憲國民讀本	張元濟校 定價二册三角 此書備言國家與人民之關係及其權利義務其立法司法行政制度亦言之甚詳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胡天游貽侍御史王公書

溧陽相公史文靖公貽直也。先生舉博學宏詞入京嘗主書家。

昨歲賜書教誨至切。愛惜期望之意。與川泉俱深。感從中懷。嗣後屢竟天游。羈留京師。日益無狀。庚申冬。重以臥疾連月。幸溧陽公護而振之。久久羸弱。謝置筆。是以半載來。不獲輸忱貢辭。上請左右。近七月朔。陳禾叔至北。因就相見。得聞起居。及昨在徐州事。信乎道益窮。節益壯。今世矯立特出。未有如公者也。公前居翰林。有所不爲。及遷御史。糾劾慷慨。雖遽歸。至今談者稱重。夫身任是非。賢不肖之責。爭事體於得失進退之交。拔奮污泥之中。與古賢者同其道。公自待誠何如哉。雖然。孟子稱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孔子於時。憂世皇皇。宜一於仕。猶必有所止者。度勢明而審理定也。今公之勢。宜止乎。宜仕乎。仕果有所救拯。而匡勗者乎。足以行其意乎。審而度之否乎。抑決辨焉否乎。審且度焉。勿俟游言。假其未然。公一出而終不得施。何若介然以安貞甚惜乎金玉之美。遭漫毀於泥塗也。故以爲當止者。斷斷宜學孔子。前年禾叔往閩。道還姑蘇。冀其見公。託致愚意。後逢進士趙永孝。乃知公頗欲來。顧尙恐其未信。都下一二諒直者。又望公早還臺端。要之理勢。彼皆有所未辨。愚竊爲公辨之。以其辱知門下。過絕羣等若此。知焉不以告。何所盡。

忠於公。因陶奉常歸吳。敢奉奏記。道誼悃。惟垂譽焉。

沈德潛上大宗伯楊公書

楊公名名時。總督雲貴。爲人所中。革職聽勘。高宗卽位。召還朝。授禮部尙書。

德潛再拜上書大宗伯江陰公閣下。昔歐陽文忠公之好士也。士有一言之合於道。不憚數千里求之。甚至過於士之求公。嗟夫。公之汲汲若此。豈若戰國四公子呂不韋之徒。有市於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傾動天下哉。良以國家得一人。則轉相汲引。至於數世。猶享其不故好之如此。其篤求之如此。其勤此皆忠君愛國之心。凝結於中。不啻庸人之於嗜欲。卽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豈惟歐陽公哉。凡爲大臣之心。何獨不然。今天下抱道德而通經術。孰有如閣下者。推賢薦能。振拔淹滯。爲己任。孰不有望於閣下者。閣下固今之歐陽公也。往者總制滇黔。宵小中傷。留滯數載。比於司馬相公之洛下。今天子御極。以進賢退不肖爲務。除去一二傾險嗜利之人。而正人君子漸次登用。起公萬里外。畀以秩宗兼領大司成之任。則閣下之所以報天子思爲國家樹根本。繇遠之計者。誠無如以得人材爲急務也。昔朱子有言。天下事非一二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古之君子。雖德業智謀足以有爲。未嘗不博求人材。推挽成就。布之列位。以冀事之共成。又嘗誦諸葛忠武

之教。謂諸有忠慮於國者。當勤攻吾之缺。是以得崔州平法孝直諸人之助。方今明明穆穆。千載一時。爲大臣者。正宜留心延訪。廣進善類。以共襄文明之治。今閣下蒞政以來。未聞有所推引。豈天下之大。無有如崔州平法孝直諸人耶。抑或知有其人。而謂國事紛糾。煩重。無暇及於此耶。竊恐狃於自安。月延歲遷。一旦老成漸孤。陽消陰長。其隱匿潛伺者。羣出而投吾之隙。以盡反其局。羸豕蹢躅之象。未必不伏於柔道暗牽之時也。方今可以此言聞者。惟高安相國。而德潛地分闊絕。名未通於左右。不敢瀆陳。閣下同朝論政。暇。其以是言商之乎。德潛累困鄉舉。白首無成。濫膺鴻博之薦。仍遭黜落。目下驅車南還。自分老死草野。不復萌用世志矣。但願秉國成者。同歐陽好士之誠。體朱子求賢之切。俾君子並進。朝廷清明。德潛得晏然山澤。歌詠太平。以爲盛世之民。此區區之忱。所望於二三大臣者。庶幾旦暮遇之也。伏維爲國自愛。倍保隆重。謹再拜。

唐紹祖答友人求序文書

辱惠書。重賜大集。復蒙崇獎過當。欲僕序而行之。足下高才壯年。負盛名於時。人之所以推奉足下。與足下之所以自待者。豈不以斯編爲足信今傳後也哉。而使僕公然標其卷首。幸何可言。幸何可言。然僕嘗有言。吾之有文。而欲得工於文者序之。非特相引重而已。

吾文有瑜焉不可掩。吾文有瑕焉不可護。吾有其從入之處。甘苦曲折得力之所由。不可不知。三者闕其一。皆不足以序。而非甚工於文。則必不能洞首尾。抉要害。旁推交通。以盡其說。嘗譬之人身。垢癢待搔。而欲使異體者言之。其能無左右相錯。近乎。又或有人親見己身所患之處。而此人方病風拘攣。其能運其十指之力。使之快然而無憾乎。今足下視僕。其於文工耶。不工耶。足下誤緣浮譽。深信推引。當不以爲不工矣。此足下見許之意。則可。僕何敢當。然僕重違足下意。便欲竭其駑鈍。以萬一相爲發明。日夜取大集讀之。而獨茫然不得其端緒。知足下之有百瑜。而無一瑕明矣。而其所從入者何如。何者爲其所得力。僕殆如異體人不得指說。就令吾文誠工。亦不當在作序之列。而況不免於病風拘攣之苦。此所以臨紙澀縮。而不敢措意者也。僕又竊謂古人之爲序多矣。凡其朋友故舊出處離合之際。莫不各有贈送之作。觀其馳驟往復。似不難恣意自快。而究竟歸於質實。絕無增飾情事。以虛言僞說取笑天下。故久而不可磨滅。於序文也。抑又可知。後之君子。其欲人之序之。與儼然執筆而爲之序者。豈復有講於此者哉。僕文章鄙野。非敢託有本之說。以自高。以足下工於文。世固多有造門而求序於足下者。故又以硜硜之意爲足下獻。

唐紹祖獻陳澤州相國書

澤州相國名廷敬著有午亭文編尊聞堂集

紹祖三吳下士。生不識耒耜之勤。不爲販負之業。自兒童時。屈首受書。以爲庶幾有所成就。好觀當代名公鉅卿文人才士之所作。而時以己意上下其間。其淺深純駁。不敢自謂得其精微。亦非茫然漫無所識別。以此而求之。欲其閎深偉岸。而粹然一出於正。蔚蔚乎與古作者相追配。以自成一家之言。何其難也。而惟讀公所爲尊聞集八十卷。其歡欣震動。不自知其積於中而溢於外。當坐未嘗不起立。當食未嘗不廢匕箸。而如有食以飽也。徒以身在草野。無從側足下風。得親炙其光儀。而竊聞一日之緒論。頻年旅食京師。益時時於公卿間。得公之文辭。而反覆觀誦焉。既私自喜幸。又問語朋輩。以爲今天下承平日久。四方無水旱盜賊之事。九卿百司。非材且賢者。不在此位。故得雍容坐論廟堂之上。佐天子久道無爲之化。而以其餘暇。作爲文章。形諸歌詠。天子亦親製篇什。以相褒贈。誦公之著述者。不獨見性情中正和平。與學問之深厚。亦可因以想見君臣相得之隆。文治之盛。爲千載一時不可得之遇也。然則雖常人猶當知其爲希世奇珍。況紹祖之蟲有識別者。其歡欣震動。豈虛也哉。所由願進於門牆。而思任掃除之役。至迫也。顧自以爲讀書學文有年矣。其於世之作者。亦知別而觀之矣。而獨未能自進於古。此猶農夫而莽鹵於田。

有販負之名。而無所挾以遊於市也。是以思有獻於左右。而慙而止者屢焉。雖然。詩不云乎。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此鬱然之莪。生於阿中。則菁菁而盛矣。非莪之能盛。阿之有以長育而茂遂之也。公方今人材之阿也。紹祖儻可與莪比並乎。不得其所。則有掩抑苑枯之歎。苟得其所。又安見無所成就以終也。謹貢小詩四章。惟公俯賜覽焉。

段玉裁與方葆巖制府書

葆巖爲方公維甸恪敏公觀承子也。

葆巖制府閣下。恪敏公總督直隸。乾隆戊子。延請戴東原師。於蓮花書院。撰次直隸河渠書一部。凡百有二卷。首衛河七卷。次漳水十一卷。次潞水三卷。次大陸澤五卷。次甯晉泊一卷。次滹沱河八卷。次東西淀二十一卷。內唐河三卷。沙河一卷。淇水一卷。衛河一卷。府河一卷。永定河十六卷。內永定河十二卷。桑乾河四卷。次白河十九卷。內白河八卷。大清河二卷。永定河一卷。次灤河一卷。內熱河案此二河。草創而未調也。以謂任總督不配。此後有金君蕭客補之。東原云不配。諸水源流。古今遷變。孰異孰同。爲利爲害。擘肌分理。考鏡具備。蓋恪敏實心實政。無在不求有利於民。有裨於國。此書其一端也。非恪敏經畫。不能覈此書規模。非東原師熟於地理。博洽精敏。不能年餘遂成此書。爲國家鉅製。顧恪敏未及進呈。閣下方冲年。書遂流轉落吳江。惟東原師藏

其副爲眞本。乾隆癸巳。東原師奉 特召充四庫館纂修。高宗純皇帝深知戴震天文

地理之學。精義入神。其考正水經注及九章周髀算經等書。御製詩篇嘉美頒行。洎丁

酉卒都門。其著述藏曲阜孔戶部誦伯繼涵家。此書在焉。洪舍人蕊登榜作戴行狀。孔檢

討摺約廣森作戴氏遺書總序。皆記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冊。嘉慶十四年。有吳江捐職通

判王履泰者。攘竊此書。易名畿輔安瀾。進呈。上嘉爲有用之書。賞以同知。撥河北效用。

仍 命武英殿刊行。聖明天縱。一見此書。卽知非通儒不能爲。故布其書於天下。與

高宗純皇帝賞識戴震先後一揆。豈非千載盛事哉。且 上所謂有用者。非獨謂其考古

精覈也。亦謂切於今用爲三輔興利除害所必需。詳觀此書。自禹益山經班志酈注歷代

史籍唐宋以來各家著述。直隸一省。地圖志乘。積年檔案。網羅宏富。辨析精詳。因之某山

某水。經流支流。分合名實。故道今道。高高下下。元元本本。如觀燎火。如視掌紋。凡我 祖

宗洪猷碩畫。一一具載。國家治水勛農諸臣。如欲仿宋何承矩元郭守敬明徐貞明楊

一桂 國朝怡賢親王諸君子。大興水利稻田。非得此書。無所依據。是固恪敏之盛心。而

邀 聖主之睿賞者也。夫言必以人重。此書履泰冒之。不足以重此書。而祇辱 九重之

殊賞。亦使恪敏與東原師之美。俱湮沒不著。且上年冬。東原師之子中孚。抱曲阜孔氏所

藏真本人。都與軍機章京龔鵬正往刻板處略觀。知其悉用原書。妄爲刪併。略增乾隆戊子以後事實。改百二卷爲五十六卷。且移易其目次先後。原本首衛河。以地勢自南而北爲次也。今乃首永定河。則全失其義例。竊謂履泰何物。乃敢刪定通儒之書。恐失著書之用。閣下文章政事。淵源世美。宜奏明是書原委。取真本進。呈重刻。以章聖鑒之明。以成先志之美。以發東原著作之光。以懲履泰盜名之罪。究紹聞之實用。助聖代之經綸。幸甚幸甚。全書真本中孚交付玉裁處繕抄。年內可畢。閣下如欲觀此全書。玉裁卽當札致中孚也。玉裁再拜。

費蘭墀與邱南屏太守同年書

謹啟閣下。竊惟近世士大夫之風。其在官者。以晉接紳士爲嫌。其在家者。以絕口不言公事爲高。僕嘗得而論之。名公卿負瑰異之姿。懷匡濟之略。其智可以無所不知。其才可以無所不辦。然風土各異。利弊不同。非寄耳目於邦之人。博求而熟講之。則不足以周知其隱蹟。而處之曲盡其宜。紳士之在家者。苟不役志於田宅子孫之計。而思上爲國家稍效其畎畝之忠。下爲父母之邦謀萬一之補。則必擇賢有司而盡其心以告之。然後其志得行。夫身處局外。而謀人之事。雖不見信。未大害也。操得爲之權。一舉動爲士庶之所環集。

而旁睨聽言之路稍寬。則必有投閒抵隙。假公以售其私。其弊至於不可言。是以在上位者。尤慎之。然僕竊以爲無傷也。視乎其人而已矣。因其人以察其言。則有聽言之利。而不受其害。且夫人之賢不肖。未可概論也。士旣已輕爵祿而懷鄉井。處無求之地。其自愛其言。而不輕於進。固亦猶夫在上位者之矜慎持重。而不輕於聽也。然且有時懇懇切至。喋喋而不已。若近於躁人之爲者。何歟。亦視乎其人而已矣。未遇其人。雖周親密友。姑默爾以息。苟遇其人。雖要津當路。有形迹之嫌。無平生之雅。毅然自抒其所見。而不以爲疑。若僕今日之於閣下。可謂遇其人矣。閣下奉命蒞官茲土。爲公相所倚任。入參謀畫。出布風猷。可謂操得爲之權。僕晉謁之次。恃同岑之誼。稍一傾吐其胸中所欲言。而閣下不以爲迂而厭薄之。非惟不厭薄之而已。窺閣下之意。若深有味乎其言。惟恐聞之不盡。而怒然深自憂其處得爲之地。而或猶有所不得爲。噫。若閣下者。則眞所謂其人矣。僕是以不敢終默。而願卒獻其愚焉。僕惟吏治多端。然其關係江左右億萬赤子之身家。而爲閣下之所宜盡心者。漕務而已。江南之賦額。與百姓之生計。皆與他省異。他省之賦輕。民不專以治田爲業。賦輕故多取之而易以給。民不專以治田爲業。故絀於此者贏於彼。而生計不病。江南則不然。每田一畝。賦之重者至一斗八九升不等。視西北諸省恆以十倍計。貧

民佃田而耕之。不能耕。則棄田而轉佃於人。無論爲農與不爲農。其生計皆出於田。賦十倍於他省。則額內之供已困。額外之應愈艱。生計皆出於田。則一事病而百爲胥受其絀。故謂百姓宜竭力以供正賦。可也。謂百姓必傾蓋藏罄瓶罍以飽墨吏之欲壑。不可也。謂漕運艱難。百姓宜酌量津貼以濟公需。猶可也。謂假幫費爲名。侵其半而以其餘濟公。而欲百姓之令必從。取必應。不可也。且百姓亦既令之而從。取之而應矣。而今歲一令。明歲又一令。前之所取。今以爲少。今之所取。後以爲少。民迫於必從必應之勢。而所以令之取之者。未有窮。則其病豈獨在百姓耶。有仁人焉於此。苟能以我江南賦額偏重之故。與民力空虛輸將拮据之情狀。力言於上。明勝國重賦之由。則知非必不可更之法。申列聖遞減之令。則知本有可施之仁。籲請再三。不避譴咎。冀以感動聖主哀矜之誠。贊成國家寬大之政。或得勅下有司。視原額量爲議減。則江南之民。食輕賦之福。永永無窮。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此則我吳民世世子孫。所爲家俎豆而戶戶祝者矣。苟未能也。則所以治之之法。其道有三。請爲閣下言之。最善。莫如官發帑金以給幫費。酌中定數。戒運丁不得索費州縣。州縣除正供外。粒米浮收者罪之。其次。節省通倉之費。以減幫費。既不能官爲發帑。欲省幫費。必先節省通倉之費。如此則幫費可減。而州縣無所藉口。策之次者。

也。此二者皆待奏請而行。又其次則通倉之費。雖不能節。而幫費不可不減。浮收不可不禁。倉費既不能節。則幫費之難減。浮收之難禁。勢也。然減之必力。禁之必嚴。州縣有公然以浮收言於上者。譴責之。浮收過重。經部民訴告者。按治得實。則劾論如律。時訪察其漕書之尤桀黠者。置於法。以儆其餘。爲上官雖明知其弊之萬不能絕。而必力爲禁遏。使不至於大潰其防。爲州縣者。雖相率爲額外之征。猶惴惴然有違法干禁之懼。而不敢視爲當然。肆行而無所忌。或曰。如此。則州縣之浮收。無上官以主持之。欲不浮收。而幫費無所給。欲浮收而民不應。則州縣不可爲。而刁生劣監。告訐之風日長。勢不至悞漕不止。竊以爲未然。今見州縣而諭之曰。爾第善爲之。有愛民之心。有濟公之才。有約束胥吏之法。則我必汝諒。否則我罪汝矣。見糧戶之上控者而諭之曰。州縣浮收。誠干例禁。然調劑幫費大難。今據汝呈嚴覈之。苟州縣有肥己心。法無赦。否則爾等常踴躍急公。毋生事也。如此。則兩得其平矣。告訐之呈過多。則以時批發。而緩其提訊。徐而察之。擇其尤者提訊一案。務在得情而執法。罪在州縣。則法加於州縣。罪不在州縣。則法加於糧戶。而酌其重輕。係的戶。飭量加津貼免責。迹涉咆哮者責之。包戶重懲無貸。大略視州縣津貼之多寡。以聽糧戶之訟。州縣之所以愚惑上官者。不曰。辦漕賠累。卽曰。糧戶把持。誠如是。亦安見有把

持而賠累者哉。然賠累之患。誠亦有之。其故不在糧戶而在吏胥。役侵吏蝕。而無法以駕馭之。稽察之。勢必至於虧空。故辦漕之先。其糧重之州縣。必先擇其官之尤昏懦者。而酌量更易之。蓋浮收易。不浮收亦易。酌劑於二者之間。輕之又輕。僅求給幫費而止。則其事最難。於此而欲止不誤運。下不病民。內馭其胥吏。而外以抗運弁旂丁。則非才吏不爲功。誠得一二才吏。收數輕而辦理妥善。必表異於衆。特加獎勵。此欲禁浮收之過重。不可無賞罰以激勵之也。夫既不能如前二策。爲正本清源之舉。則所以隨事而救正之者。不過如此。此策之又次。公相之所得專行於其下。而所望於閣下爲之講求而贊助者也。其最不可者。或明示章程。以示限制。故添設名目。以貼幫費。是與於浮收之甚者也。明立章程者。同一浮收。昔以爲私。今以爲公。昔畸重畸輕。今有重無輕。則其於民亦既病矣。而貪吏之心無止。以不浮令。猶或踰之。以浮令。後將若何。此不可者一也。添立名目。是昔之爲賦者一。今之爲賦者二。積漸既久。正額之浮收如故。而所添之名。已不可復革。且并其所添者而亦有浮收矣。此不可者二也。往歲有八折之請。格而未行。去年蘇松諸郡。請於漕帥。欲明定幫費數目。大爲漕帥所訶而止。或以爲此說似可行。然僕竊以爲請定幫費者。隱爲浮收立案。欲俟幫費有畫一之數。然後徐申其折扣收漕之說。漕帥不許。真可謂深知

治體者。蓋幫費取給於官帑。則其數可定。取給於漕餘。則其數不可定。但當力從裁減而已。猾吏求便其私。何所不至。勢將多方以熒上官之聽。不可不察也。大抵額內之供。自然畫一。額外之求。斷不能畫一。因其不一而必欲一之。是改額也。是加賦也。加賦利在國。折扣利在官。如之何而可也。至於漕務之外。則懲訟棍以息刁風。崇儉樸以厚生計。禁民俗之游冶。正士習之浮囂。其大較也。竊謂可以大造吾江南之民者。莫如公相。開陳利弊。指畫可否。以贊成公相之美。莫如閣下。僕是以敢冒昧言之。而智識短淺。加以倉促之間。不及觀縷。更望以此意廣加延訪。擇其切於民事。而不爲時論所牽者。斟酌施行之。其爲利益當更什倍於僕之所言也。旌節再臨。擬更趨謁。以申前指。會室人得疾幾危。料理藥餌。晝夜迄不得一刻甯。遂乖初願。旣而思之。此事關係絕鉅。豈其以家室憂虞之故。不爲此邦之人。一請命於賢有司乎。雖以閣下之明。江南之士之衆。僕不言。閣下必能知之。而無待於言。卽有待於言矣。江南之士。亦必有言之詳。且核遠過於僕者。然以僕蘊結之久。遇其人之難。幸得仁明如閣下。則所謂忠告善道。竭愚者之一得。以自附於土壤細流之列者。將於是乎在。故甯犯不謀其政之戒。而不可使我於良友有不盡之誠。甯使鄙人蒙不識事務之譏。不可使賢者有千里距人之跡。是以卒布於左右。千萬垂察。無任屏營。

周春答同年錢竹汀少詹書

昨披誨帖。備承指示。昭若發矇。然春狂瞽之言。固因亡兒根觸。亦爲學術起見。更有愚見。敢不再陳。自八股興而人才衰。高頭講章出而經學絕。前明三百年。名爲遵奉程朱。實則荒經蔑古。此宗宋元者之流弊。不得不以漢唐之學藥之。譬如大虛之證。急宜峻補。其勢然也。今則不然。自陸清獻湯文正李文貞張楊園諸公。昌明正學。顧亭林朱竹垞汪堯峰毛西河諸公。崇尚經術。固已風氣大開。不復空疏寒陋。所患久而濫觴。歧途雜出。五尺童子。皆知剽竊定字。擇撙蕭客。村塾學究。莫不妄襲臆明。謬沿百詩。甚至以骨董談經。可資捧腹。此又宗漢唐者之流弊。不得不仍以宋元之學藥之。譬如邪實之證。惟張子和三法可施。再用薛立齋。必致狂易而走矣。春自歎卑微。株守江鄉老屋之中。雖叫號何益。伏念先生學府經神。負海內之重望。若與當世二三鉅公。亟起而救正之。此誠學者之厚幸。而春私心所仰望者也。要之漢唐諸儒。長於名物。宋元諸儒。長於義理。後人更何從置喙。春邇來竊附不賢識小之義。作十三經音略。粗已具稿。雖不過一知半解。然自問餘生。得辨正一音。識真一字。庶幾白飯菜羹。不至虛度一日。祇緣睽隔數百里。未獲面呈。殊覺悵然耳。謹此奉覆。不盡神馳。

曹溶與沈甸華書

蒙示近文三首。於經傳有所據依。讀之喜慰不可量。中有報周元亭書。記事者必以實一段。是僕深切於心。鬱鬱未得發者。今因足下所論推言之。文人好矜奇動衆。自古而有。然理可曲通。事不可以僞造。侯朝宗馬伶王于一湯琵琶等傳。新詭特甚。近於齊諧者流。世雖愛弗信也。君子猶以爲害道。若國家治亂得失之故。人才邪正之辨。在前朝季年者。所係甚大。而三十年來。史官未舉其職。流傳漸以荒遠。草野之紀述未免各據所見聞。他具論如華亭夏瑗公作幸存錄。起自爭建儲。以訖寇變。興化李心水作三垣筆記。多載南都事。兩公皆賢。其書人競傳寫。將來執筆者徵信於是。而書中譏排鄙議。分析流品。往往嚴責君子。於小人特多恕詞。夫君子居貞砥節。孤根寡助。動見否塞。大者繫獄戍邊。小者放廢田里。而其憂時忠上之心。之死不變。雖不見用於世。猶集遠近同志講學。聯屬未散之人心。及其大勢一去。鼎祚盡墟。此正諸君子含痛腐心於地下。蒙罪戾而不辭者。其責之誠當。若小人氣盛膽張。出爪牙以毒善類。本未嘗有一毫忸怩沮喪掩護不自得之色。而兩公乃代爲之諱。以沒其布械肆讒蔽賢醜正之長技。豈小人所樂受哉。寇陷京師。羣臣殉節至數十人。在外死事者指復不勝屈。爲漢唐宋所莫及。而二三怙權之子。覆轍之